

连续六年入围雨果奖提名名单

入围雨果奖、英伦科幻协会奖、约翰·坎贝尔纪念奖、轨迹奖……

今日查尔斯·斯特罗斯走到哪里，明天科幻小说将亦步跟随。



Charles Stross

Iron Sunrise

One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works of SF this decade.—Guardian

末日奇点

钢铁朝阳

〔美〕查尔斯·斯特罗斯 / 著
郭泽 / 译

中国妇女出版社

末日奇点：钢铁朝阳

〔美〕查尔斯·斯特罗斯 / 著
郭泽 / 译

Iron Sunrise

Charles Stross

中国妇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末日奇点：钢铁朝阳 / (美) 斯特罗斯 (Stross, C.) 著；郭泽译. —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2010. 10

书名原文：Iron Sunrise

ISBN 978 - 7 - 5127 - 0051 - 2

I. ①末… II. ①斯…②郭… III. ①科学幻想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 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27629 号

IRON SUNRISE © 2004 by Charles Stross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Charles Stross c/o
Liza Dawson Associates LLC,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1-2009-6535

末日奇点：钢铁朝阳

著 者：〔美〕查尔斯·斯特罗斯

译 者：郭 泽

选题策划：钱 丽

责任编辑：钱 丽 吕 洋

装帧设计：棱角视觉印象

出 版：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北京东城区史家胡同甲 24 号 邮政编码：100010

电 话：(010) 65133160 (发行部) 65133161 (邮购)

网 址：www.womenbooks.com.cn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150 × 230 1/16

印 张：22

字 数：365 千字

版 次：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2010 年 10 月第 1 次

书 号：ISBN 978 - 7 - 5127 - 0051 - 2

定 价：3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错误，请与发行部联系)

ZUIZHONGHUANXIANGLIANMENG



查尔斯·斯特罗斯 Charles Stross

布莱福德大学修计算机科学硕士。出生在英格兰北端邻近苏格兰的利兹，儿时便立志当科幻作家。1986年售出自己第一篇故事，八年间出版了十六本长篇小说。作品屡次入围入围雨果奖、英伦科幻协会奖、约翰·坎贝尔纪念奖及轨迹奖等众多科幻大奖。

《奇点天空》于2003年出版后入围了2004年雨果奖，在轨迹奖年度排名第七，也在译成日文后入围日本星云赏。《末日奇点》为其续集，获得雨果奖和轨迹奖提名。

郭 泽

业余翻译爱好者，尤喜科幻。已出版幻想类翻译作品：长篇《西塔甘达》、《孤儿远征军》、《提升之战》、《第一家族》、《热夜之梦》、《雪崩》；中短篇《冰龙》、《卡米洛特的最后一个卫士》《时代之子》。

奇点之后：史诗级的太空歌剧巨作

——《奇点天空》前情介绍

文/ 郭 泽

网络圈子里流传着某位达人列出的推荐书单，备受痴迷科幻者推崇，而查尔斯·斯特罗斯的《奇点天空》与《末日奇点》均榜上有名。两部作品前后呼应，结合了奇点理论、时空跃迁等科幻元素，将一部离奇曲折的太空歌剧演绎得酣畅淋漓，令人捧读之后不禁叫绝。

查尔斯·斯特罗斯（Charles Stross）于一九六四年出生于英格兰的利兹（Leeds），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便在英国科幻奇幻互动游戏杂志《白矮星》杂志（White Dwarf）上发表一些以“龙与地下城”有关的角色扮演游戏文章，而个别文中的人物还曾借鉴了大腕乔治·RR·马丁笔下的角色。一九八七年，斯特罗斯发表了首部短篇小说《毛头小子》（The Boys），其第一部长篇《奇点天空》于二〇〇三年出版，并获雨果奖提名。作为该小说的后续作品，同为“爱查顿系列”（Eschaton Series）的《末日奇点》于二〇〇四年问世，同时获得了雨果奖和轨迹奖提名。

在《奇点天空》中：二十一世纪的某个时期，地球上的计算机网络自我生成了人工智能。名为“爱查顿”的电脑智能产物将整个地球纳入自己的掌控之下，还将十分之九的人口流放到太空各处，并且制定出了警醒世人的三戒律。几个世纪之后，背井离乡的地球人类通过虫孔被输送到三千光年范围内的各个恒星系中，各自建立起新的文明，而他们在太空中每旅行一光年，时间便向后回溯一年（这一概念也是本书理论结构的一个主要支撑点）。此时地球已在奇点浩劫中逐渐恢复过来，成为某种贸易和信息交换中心，由重组的联合国统一管理。

马丁·斯普林菲尔德是一名工程师，为新共和国的海军工作——新共和国便是在地球人大流放之后出现的文明世界之一，尽管名为共和国，但本质上更像一座帝国。在它的政治体系中，大多数信息技术和所有的纳米技术均被禁止使用，而公民则被禁锢在高度阶级化的社会里，先进的科学

技术只能用于发展军事和保障国家安全。

当名为“节日”的星际旅行文明来到新共和国的殖民星球罗查德之后，整个社会体系便被彻底颠覆。“节日”要人们讲述故事、提供信息，而它以高科技产品作为回报。对罗查德星球上的居民来讲，各种先进技术简直是富于魔力的神奇之物，不仅改变了人们资源匮乏的窘迫生计，而且也将等级森严的社会制度彻底摧毁。新共和国的当权者对此决不能坐视不顾，于是派遣一支作战舰队，前往罗查德星球进攻外星干涉者“节日”。这支舰队凭借超光速技术长途奔袭，按照时空回溯原理，本可以在“节日”染指罗查德星球前赶到目的地。但唯一的问题是，爱查顿明令禁止人类违反因果律，始终对胆敢违禁的星球采取最极端的惩戒方式，比方说，将他们所在星系中的恒星变成爆发的新星，从而该支系的人类文明一举摧毁（巨蟹星云便是爱查顿示范权威的结果之一）。

瑞秋·曼索是联合国的高级特工，受命阻止新共和国干出蠢事，以免激怒爱查顿，并防止危机波及其他恒星系。她以裁军观察员的身份介入事端，与马丁·斯普林菲尔德“不期而遇”，而这时正值新共和国舰队计划突袭罗查德星球的关键时刻。

二人各自承担着不为外人所知的任务，联手展开一次次努力，试图阻止新共和国酿成大祸，同时也见证了罗查德行星文明经历的巨变：人们所在的世界一改贫穷和匮乏的旧貌，在先进技术的促成之下，无数千奇百怪的愿望得到实现，而人性乃至人类生命本身都发生了出乎意料的变化。

纵观整部小说，似乎人类的命运完全掌握在神秘莫测、法力无边的爱查顿手中。这个后人类时代的极权统治实体看似仁慈和善，而且极少干涉凡人事务，但为了维护自己的生存和利益，它为各个文明世界定下不可违反的律条，而且对违禁者从不心慈手软。

爱查顿将三戒律在人类居住的太空中广为昭示，不仅用巨型字母镌刻在高山绝壁之上，还借助计算机网络四处传播：

我是爱查顿。我不是你们的上帝。

我源自你们，存在于你们的未来。

尔等不可在我的历史光锥内违背因果律。否则……

爱查顿最重要的戒条便是“不得违背因果律”，它严格禁止超光速旅行技术，以免有人前往它的过去。一旦某个文明试图违反戒律，它便抢先行动，通过各种方式予以制止，而且经常采取大肆杀戮的手段。爱查顿素来高深莫测、沉默寡言，除了宣布律条之外不再提前做任何警告，径自痛下杀手。

除此之外，爱查顿还有另一招杀手锏，招募人类为自己服务，以秘密方式维护它的最终利益。于是在小说中便出现了两条主线：爱查顿的特工力图破坏新共和国的舰队突袭行动，联合国也因担心大难降临而派遣特使阻挠新共和国的违规行为。双方人员屡屡涉险，为了完成自己的任务只得联手协作，不仅倾尽全力应付共同的对手，还要保持警惕相互提防，甚至为了保住性命而拼死逃亡。其中种种机缘巧合，看似在人意料之外，细想却完全在情理之中。一对乱世男女历尽厄难，刚有喘息的机会便又要重新踏上新的冒险之路。

在男女主人公的历险过程中，穿插着完全超出常人想象的场景和人物：从天而降的电话雨、捧着致命馅饼盘的小丑、制造万物的丰饶之角、巨齿獠牙的外星高级生命、生着两只长腿的活动茅屋、能作人言的乌鸦和兔子、冷血的星际征服者、腐败的独裁政府、被机械改装的人类躯体、勾心斗角的间谍对战、空间跃迁和时间旅行、星宇中横飞的核弹，还有乱世男女之间的旖旎柔情。作者用童话般瑰丽多彩的想象力，再加上刚硬冷酷的科幻元素，描摹着太空歌剧风格的历史画卷，演绎出环环相扣的历险、阴谋、逃亡、星战和杀戮，造就了这本妙趣横生的《奇点天空》。

作为《奇点天空》的接续之作，《末日奇点》仍保留了前部的硬科幻风格，瑞秋和马丁这对雌雄双煞依然光彩照人，但小说的情节更加离奇曲折、惊心动魄，看似势必无法避免的灭顶之灾威胁着亿万人的生命，而故事的主人公阵容中也增添了一位新的生力军——反叛女孩“星期三”。故事发展沿多条线索同时跟进，三人际逢乱世，好似飓风中的三粒草芥，只能拼尽全力去应付新的危机和新的敌人，与简直不可抗拒的灾难命运和邪恶势力做最后一搏。

目 录

1	序幕：小姑娘“星期三”
10	1. 钢铁朝阳
27	2. 虎穴龙潭
40	3. 全身而退
48	4. 神秘之旅
56	5. 报章社论
70	6. 杀戮时刻
83	7. 插曲之一
95	8. 派对女孩
107	9. 衰人不死
120	10. 连环命案
136	11. 间谍对战
146	12. 插曲之二
158	13. 头版头条
168	14. 豪华客舱
193	15. 临战准备
205	16. 好戏开演
213	17. 炸弹设局
226	18. 感恩赴死
237	19. 插曲之三
252	20. 小丑上场
269	21. 孩子太多
287	22. 背后支援
299	23. 信使神通
312	24. 覆水难收
334	尾声：大后方

序幕：小姑娘“星期三”

大撞击后第 1392 天 18 时 09 分

空间站里，一条条走廊已变得昏暗下来。“星期三”一直在奔跑，心脏怦怦狂跳。在她身后，虽然看不见，但能感觉到某种危险始终紧紧跟随。那个无情的追捕者是一只大狗。猎杀犬本不该出现在这里，她自己也不该。

“老纽芬兰四号”空间站正在经历最后的大撤退，最后一艘飞船应于十四分钟前驶离绿色船坞，飞往最近的平坦时空，准备跃迁到安全之地——嵌在“星期三”左眼中的图像显示器上，那艘船的离港时间已显示为负数。并非所有人都知道逃生飞船的发射时间表，有些家伙就被排除在外：鲁莽的小阿飞、疯狂的德累斯顿秘密警察头子，还有盖世太保恶犬。“星期三”拼命喘息着，全身每一根神经都因惊恐而绷紧，稀薄而凝滞的空气让她的肺叶感到阵阵灼痛。她心中暗自盘算，如果自己躲不过大狗的追击，又无法立刻爬回船坞中心，那会怎么样？

她只有十六岁，可不希望当波锋袭来时自己还待在这儿。

三点六光年之外，也就是大约三点六年前，在名为“莫斯科”的毫无特色的麦克星球世界中，两亿居民全部丧生。“莫斯科”向来闭关自守，但也并非完全是个农业星系，它一直处在政治动乱的中心点，而且还和“新德累斯顿”星系发生了一场严重的贸易纠纷，牵扯到生物多样性以及自由贸易、工程学农工联合企业和外汇兑换率控制之类令人厌烦的事情。隶属于第十一门户空间站的老纽芬兰四号分站是莫斯科联邦共和政体仅存的最后一片域外领地。四小时前，人们降下中央大厅的国旗。随着铜号发出最后一声鸣响，最终的撤退开始了，大家列队缓慢地走到船坞中心。

原先有个令人误解的传闻，据说德累斯顿的战舰扣押了一艘来自莫斯

科的货运飞船。于是，拥挤的船坞中心四处都回荡着手枪的射击声。随后又有消息传来，有人使用违禁武器击中了名为“莫斯科黎明”的恒星。而就在今天，接管德累斯顿政权的新政府强烈否认自己应对此事负责，但毋庸置疑的是，他们确实处决了前任官员。

“星期三”对莫斯科的记忆并不是很清晰。她爸爸是氮循环工程师，妈妈是原生动植物生态学专家。从她四岁起，一家人就住在空间站上，父母所在团队的任务便是让这座巨型太空轨道站的生命保障中心尽职尽责地工作下去。可是现在，空间站的生命维持系统已经停止运转，也没有必要再装样子了。恒星“莫斯科黎明”已被毁灭，而用不了一天时间，那团炼狱烈火的冲击波的前缘便会扑来，裹挟着直径三十米的金属和岩石残骸，在任何没有防护的太空栖居地上制造浩劫。老纽芬兰四号分站一直围绕着一颗没有行星的棕色矮星缓慢而威严地运行，它的体型太大，结构也过于脆弱，根本无法经受超新星风暴的袭击，而这场大爆炸的波及面席卷了一个多秒差距的空间^①。

“星期三”面前是一个交叉路口。她停下脚步，一面喘息一面强忍住绝望之感，不让自己哭出声来，同时尽力确定前进方向。该去哪里？向左、向右、向上还是向下？向下溜到空间站大转轮的生境层级肯定是个错误。这里有一架架电梯和紧急逃生隧道，向上直达太空站轴心，向下则通往高重力区。中心邮局、交通管制处、海关和生物隔离所都位于太空站正中的生命保障中心附近。那么，应该向上。但加压大转轮的外缘顶部高居在她头顶六十米之上，如果要沿着轮辐爬到轴心，她还要再攀爬一百米，而如果她使用电梯，就会被猎杀犬追踪到。此时，来自身体下方的离心力像真正的重力一样拖曳着她的身体，她可以飞快地把头转来转去而不觉得眩晕，可双脚却像灌了铅一般沉重。若要在轮辐上攀爬，刚开始的时候肯定会慢得要命，科氏力^②将不停地把她的身体拉向一侧，把她从安全梯上扯下来。

天花板上，一排排照明面板发出昏暗的灯光，亮度已被调至“七级月光”。交叉路口正中那座小小的轴心花园里，一棵棵藤蔓已经凋零枯萎，十八小时的黑暗让它们备受折磨。这里的一切不是已经死去就是正在苟延残喘，就像“星期三”在两层甲板之上、第三个隔间的公厕里发现的那具尸体一样。刚才，当她意识到那只猎犬一直在身后穷追不舍时，本该马上

① 秒差距，一种天体距离单位。一秒差约等于3.26光年。

② 自转偏向力。

回家，回到她和父母、弟弟同住的公寓里，说不定那儿的气味会把恶犬搞糊涂，而她就能趁机溜走，搭上另一艘撤退的飞船。可现在她被逼入绝境，真正应该做的事情是尽快赶到交通管制处，死死顶住房门……

“星期三”接受的生存训练现在起了作用，敦促她继续前行。此时她所在的这片区域是各管理机构的所在地，设有行政办公室、空间站警局、海关和贸易监管处，以及几片小型服务区。一间间办公室的房门都开着，里面一片昏暗，空无一人，椅子和办公桌上已经积满灰尘。

她小心翼翼地走进了警察局。在办公柜台后面，一块公示板上没完没了地滚动显示着几个字：“空间站已关闭”。她费力地哼了一声，爬上齐胸高的栅栏，随后一翻身落到了栅栏后面。

赫曼曾嘱咐“星期三”一定要背上那只老式皮包，而现在她的屁股正好重重撞在背包上。她骂了一句，屁股被这玩意儿硌得生疼。包里一半的空间塞满纸张：质感厚重，带着淡淡的奶油色，上面的字用真正的墨水写成——与电子文本不同，当你摸弄页边的空白部分时，字迹不会模糊，也不会变成另一种字体。这种东西是非智能产物，当你实在不愿让某种信息战蠕虫毁掉自己的信息时，用它来做记录最合适不过了。皮包底部安放着一只上锁的磁带盒，里面满是分子存储资料——来自空间站海关岗亭的记录。这些资料非常重要，有人会为了它们而不惜动手杀人。

她不断扯动灯光控制拉环，把照明亮度调到“三级晨光”，随后四处打量着警局内部。她以前来过这里，当时巴卡警官领着“星期三”和她的同龄人到这儿做了一次实地参观。显然那是以成人的角度对他们进行暗示——应该如何避免惹上麻烦。

此时这里的一切都变了样子，办公室、拘留区和等候室豁然洞开，活像骷髅脸上空空如也的窟窿。管理当局自认为他们很了解辖区内的这些半大孩子，但他们错了。“星期三”早就注意到待命室里有一只上锁的柜子，还打发彼得装模作样地问清了里面的底细：黏胶泡沫弹、胡椒催泪瓦斯、呼吸面罩和手铐，都是防备公众骚乱用的东西。一旦发生暴乱，就打碎柜门上的玻璃。老纽芬兰四号分站大部分时候都十分平静，过去的三十年中只发生过一起凶杀案和几宗斗殴事件。当局知道，特种战争装甲运兵车小队在这里派不上真正的用场，每次出动也就是去清除通风管里的黄蜂窝。“星期三”在上锁的柜子前停下脚步，抓起了一样看上去更有用的武器。

办公室外面的地板上传来兽爪的啪嗒声。突然，那声音停了下来。

大撞击后第 1392 天 17 时 30 分

“你说什么？她不见了？”伊藤警官怒气冲冲地问道，“你怎么就不能看好自己的孩子——”

那个身材高大、低声下气的男人抬手捋了捋稀疏的头发：“您要是也有孩子——不，抱歉！瞧，她不在这儿。我知道她戴着登船徽章，我把那玩意儿钉在了她的夹克上。我找不到她，我担心她又回了家，也可能会出别的什么事情。”

“回家？”伊藤猛地掀起头盔面罩，瞪着那位忧心忡忡的父亲，“她不可能那么傻。你说呢？”

“天知道她会干些什么？！不过，我想她不可能那么傻。但她又确实没在飞船上，或者说，至少她关掉了体内植入系统——克莱因警官一个小时前发送过脉冲广播信号找她，但没有回音。而且今天早上，不知为什么，她看上去有些心烦意乱。”

“见鬼。体内植入系统，嗯？我再发一条通知，怎么样？现在这里一切都发了疯，你能想象让一万五千人同时搬家是什么样子吗？她大概跑到了某个原本并不想去的人员服务区之类的地方，也可能打算在‘西科斯基梦幻号’离港之前乘电梯到处逛逛。她会回来的，我向你保证。请把完整的身份识别信息告诉我，劳驾。”

“维多利亚·斯特劳格，十六岁，身份证三级。”

“啊，好的。”伊藤用右手的环状操作器比划出一连串古怪的动作，那是警域空间专用的追踪密语。“好了，如果她已经登上这艘船，那么追踪信号就能找到她。如果找不到，大约十分钟之后，追踪系统会升级到全面搜索状态。现在还请谅解，在那个时候之前——”

“当然。”莫里斯·斯特劳格侧身离开了警官办公席，“也许她只是把徽章掉到马桶里了。”他低声自言自语。

排在他后面的人是位上了年纪的妇女，开始朝警官慷慨激昂地提出抗议，抱怨自己的休息舱尺寸太小：她那仅容一人的舱房位于新德累斯顿“长征”号货运飞船的货舱区，那里悬吊着五千只难民单人舱，简直就是一个拥挤的蜂房。她决不相信，在飞船抵达最近的七角星系之前，自己就无法得到更像样一点的住处。这次大迁移对流亡者完全免费，新上台的新德累斯顿政府已好心予以资助，而莫斯科共和星球的贸易盈余中还有一些剩余资产，也将用于支付相关的费用。不过，人们的小舱房确实算不上豪华客运飞船上的总统套房。

但愿维吉^①很快就会玩腻了躲猫猫。想想也不错，让警察先找到她，把她抓起来，没准对她还有好处。让她得到教训，不能在发生紧急情况的时候还自找麻烦……

大撞击后第 1390 天

瞧瞧这样一个女孩子吧。面色苍白，留着一头乱蓬蓬的黑发，还有一双淡蓝色的眸子，谁知道她是个流浪儿还是机灵鬼？她一直有点不合群，而且聪明得超乎寻常，显得与年龄不太相称。于是父母便费尽心机，在孩子身上使用了一点预测性基因组，以免她出现更严重的缺陷。夫妻二人尽自己所能买来最昂贵的植入式界面系统，那可是从七角星系进口的高档货——他们只想给女儿最好的东西。她快要十七岁了，整天闷闷不乐，正在经历人生必不可少的那个阶段。她只肯穿黑色的衣物，一有空便顺着陌生的维修管道四处闲荡，还在自己的寝室里培育一座由一千八百万个突触组成的神经花园（父母可是连想都不愿想，女儿培育这座花园又是在做什么样的白日梦）。她还栽培植物：颠茄、缬草、乌头、毒芹——天知道，等这玩意长足了身量，该拿它怎么办？她喜欢躲在自己的房间里，关上门听风格压抑的音乐。心急火燎的父母硬逼着她参加那些有益健康的日常户外运动——上攀岩课、驾驶太阳帆、练习空手道——但没有任何手段能控制住她满脑子不切实际的幻想。她的法定教名是维多利亚，可别的孩子都叫她“星期三”。她讨厌这个绰号，但对自己的教名更是深恶痛绝。

“星期三”是个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的人。就像自古以来那些不合群的怪家伙一样，她从小就有个别人看不到的朋友：他们二人一起玩耍，搜索间谍邮件，玩电梯冲浪，戴着氧气面罩在通风管里俯冲下滑——你永远也想象不到一间封闭隔舱的另一边是什么样子。但是，大多数孩子的隐身朋友不会通过父母买的昂贵的联网植入系统与他们顶嘴吵架，更不会教他们信息隐藏技术、信息流通分析、跟踪侦查、垃圾槽寻宝之类的技巧。而且大多数孩子长大后便不再有隐身朋友，可“星期三”则不然。这是因为，大多数孤僻孩子的隐身朋友都出自他们的想象，但“星期三”的这个朋友是真正存在的。

小时候，她曾对自己的弟弟杰里米讲过她这位名叫“赫曼”的朋友，可杰米^②向妈妈泄露了秘密，结果父母对她严加盘问，一趟又一趟地跑到

① 维多利亚的昵称。

② 杰里米的昵称。

网络工程师那里求助，而且还去了咨询顾问办公室。当她意识到自己将要面对什么事情时，便很自然地做出了反应——无论父母为她安排什么，她都予以拒绝，但并不唐突生硬——赫曼已经告诉她，该怎么做才能减少他们的怀疑。他还尖刻地开玩笑：得了精神分裂症，你就永远也不会感到孤独。这让她大为恼火，因为她知道，精神分裂症与多重人格毫无关系；可如果她听到自己的脑袋里有人说话，那才真正不妙。一开始，当她对这种病症刚有所了解时，就给厨房药店打电话买来了氯丙嗪和氟哌噻吨，结果好几天都昏头昏脑、脚步蹒跚，而赫曼的解释又给了她致命一击：她很可能会让自己中毒，因为众所周知，原始精神抑制药物的副作用之一便是引发帕金森病。而在赫曼提起之前，她根本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种病。

几个月来，人人都知道大撤退的日子正在逼近。实际上，那次大事件发生后没过几个星期，他们就知道了撤退的具体日期和时间。零时到来的一个星期之前，一艘艘飞船开始抵港。通常每月只有一艘客运飞船来到老纽芬兰，但它并不靠港，而是在通关之后把旅客和货物转送到本地的短途货运飞船上，而这些货船将在最后一个秒差距的空间里往返穿梭，把乘客和货物运往目的地。但现在空间站轴心所有的对接口都已伸出，不堪重负的码头像巨大的灰色盲鳗一样吮吸着空间站的五脏六腑。

两周前，那些幸存的星系内货运飞船最后一次回到母港，重新挂上渡运燃料箱，准备做最后一次飞行。所有的人都在这一座空间站上挤作一团。莫斯科毁灭后形成的气体红巨星充满阴沉的杀意，体积已达木星的八倍，而这三万人正在红巨星的黄道上飘行。他们不缺燃料，老纽芬兰四号站本来就在做出售燃料的生意——在大转轮轴心后面几公里处，飘浮着一座燃料罐存放场，里面存有六百兆吨精炼甲烷冰。另外，他们距七角星系与各核心星球之间的常规贸易路线非常近，可以随时做一些过路生意，并一直为莫斯科充当该地区的跃迁交叉站。他们仍然能从生意中赚钱，而且可以自给自足，即便在灾难发生之前也是如此。但他们不能留在这儿，“钢铁朝阳”正在逼近。客运飞船“西科斯基梦幻”号已经与空间站轴心对接完毕，接走各位要人以及总督和他的随员。在它身后悬停着两艘来自新德累斯顿的货船，被打发到这儿来做出某种意在和解的象征性姿态。那两个玩意儿看上去就像怀孕的产婆蟾蜍，背部隆起的货架上悬挂着大量难民吊舱。就在那些三等统舱里，数万名乘客正准备开始为期三周、历时四十光年的旅程，前往七角星系重新安家。

就连七角星系也很靠近大爆炸的震荡波锋，令人心神不安，但作为重新安置难民的中心，那里是现成的最佳地点。他们有足够的财力为每个人

提供安身之所并提供技能培训，而管理有方的政体也对移民持积极的欢迎态度。这很可能是一个机会，让人们能够忘却过去发生的惨剧，放眼展望未来，一改往日的阴郁心情，因为自从三年半之前“零时事件”的消息传来以后，空间站就一直被笼罩在绝望和悲痛的愁云惨雾之下——从那以后，自杀事件频频发生，而且不止一次几乎爆发动乱——对每个生者来讲，空间站都像是成千幽灵的出没之地，那个地方可不适于抚养教育孩子。

爸爸、妈妈和杰里米两天前动身登上了“长征”号，尽管表面上神色呆滞，但内心充满乐观，也没忘记把“星期三”带在身边。他们的家门也横遭不幸，全家福照片上出现了一个个空缺。简堂姐、马克叔叔、爷爷和奶奶没能赶来，至少他们的肉身没有来，因为他们已经化为齑粉，被大爆炸的罡风烧成了灰烬，而那道致命的宏波将在四天后席卷老纽芬兰四号空间站。烦人的管理员领着“星期三”和她的家人穿过甲板、走廊和一个个住舱分区，来到他们的舱室。他们拥有一组家庭套间：四只单人睡眠吊舱和一间两米乘三米、带充气家具的起居室，这就是四口人在旅途中的家。他们将在玫瑰甲板上的小吃店用餐，在郁金香甲板上的公用卫生间洗澡，同时庆幸一家人都安然无恙——不像米卡和她丈夫以及他们的朋友和邻居，那些倒霉的人好不容易盼来五年中首次为期一个月的休假，便结伴回到了家园星球，结果正好赶上大灾难发生。

没过几个小时，“星期三”就已经觉得无聊了。她养的花草都已死掉，神经花园也被关闭并冷藏起来，而他们接到命令，在飞船出港前要一直待在自己的统舱里，只能听听娱乐网络上那些毫无意义的胡言乱语，看看飞船上随行媒体智囊团那副像是接受过脑叶切除术的痴呆尊容。某个来自新德累斯顿的少壮派天才人物——他那颗星球的社会体系比莫斯科更推崇系统化的集群管制——断定未成年人不宜接触交互式恐怖游戏和惊悚小说，于是便强行将电脑数据库中的有关部分划为父母监控内容。“星期三”的朋友们——那些她认为算得上是朋友的人——大多数都在其他飞船上。就连赫曼也告诉她，当飞船完成第一次跃迁之后，他就无法再同她交谈了。如果他们的舱室里有低温睡眠箱，说不定还能让人更开心一点，但那种空间站里才会有的设备根本不可能在飞船上大量使用，每次同时工作的数量绝对超不过一两百台。所以“星期三”知道，下个星期她肯定会因百无聊赖而备受折磨。

现在唯一的慰藉便是，有个全新的世界——这艘星际飞船——等待她去探索。自打八岁之后，“星期三”便再也没有登上过飞船，而此时她急

于把自己学过的知识付诸实践，那种心痒难当的渴望让她无法抗拒。另外，赫曼也曾说过，他知道这艘飞船的结构布局，而且还可以让她看看。这是一艘新式的拜克豪尔系列重型货船，由勃艮第星球的专业厂家制造，带有生命保障系统的上部构造是新德累斯顿“图尔恩·塔克西斯私营公司”的产品。其实，这玩意儿只是一架没有多大价值的运输舰，装有核聚变火箭发动机和逆向转轮，根本没有动量传递装置或重力发生器之类精密复杂的设备。它的跃迁模块系统是一套莫名其妙的密封组件，应该是从另外某个有能力生产这类东西的星球买来的，因为德累斯顿和莫斯科都不具备必要的基础技术水平，无法完成裸奇点的抛掷操作。但赫曼熟悉这艘飞船的内部结构，而“星期三”又无聊得要命，所以现在显然应该去做一番探索了，而且当她向赫曼说起这件事的时候，他还提出了一些非常有趣的建议，告诉她该去哪里逛逛。

“星期三”一待在锁闭的舱室外边便感到浑身不自在。她二年级时的家庭教师曾总结道：“她就像一只猫，把关紧的房门视为人身攻击。”她随身带着开锁器和记录板，而且觉得这样做只是理所当然，并非心存恶意或是打算偷什么东西，其实原因很简单：要是不知道一扇门后面有什么东西，会让她无法忍受。（这艘飞船配有双层船壳，与外面真空世界相通的门只有气闸。只要她不去冒傻气，撬开一扇带有闪光压力警示灯、重型密封垫和机械互锁装置的门，就不会有任何危险。不过，或许这只是她自己想当然……）

飞船并非绝对禁止乘客自由行走，但“星期三”预感到，如果让人注意到的话，她肯定会被拦住。于是她悄悄溜进中央服务轴心，用巧妙的方法潜入了环形船员工作区：她坐在一架电梯顶上，用吸盘牢牢扣住金属板，让电梯带着自己滑过隧道，时刻注意减缓冲力并摆脱危险的角动量。她搭顺风车上下了两次，一直借着手电筒的光亮寻找通风管，最后终于开始行动。“星期三”穿过几条黑沉沉的维修竖井，进入另一条隧道，又搭上一部路过的电梯，一路冲浪来到了一条主通风管。通风系统中的设备养护侦测装置并没有理会她，因为她是个活物，而且正在移动，这倒还真不错。在一条条管道中潜行了一个小时之后，她觉得很累，还有一点分不清方向，但就在这时，赫曼要她留意的那只过滤罩突然出现在面前。

那东西位于一条狭窄管道的底面上，正在轻柔地嗡嗡作响，内部的层流泵在微光中静静地颤动，它的边缘处闪烁着紫外线灯的淡蓝色光芒。这让她十分着迷，于是弯下腰仔细端详。是星际飞船上的消毒器吗？条例确实有规定，在生命保障系统中应当安装消毒器，但仅限于生命保障系统。